

长江民间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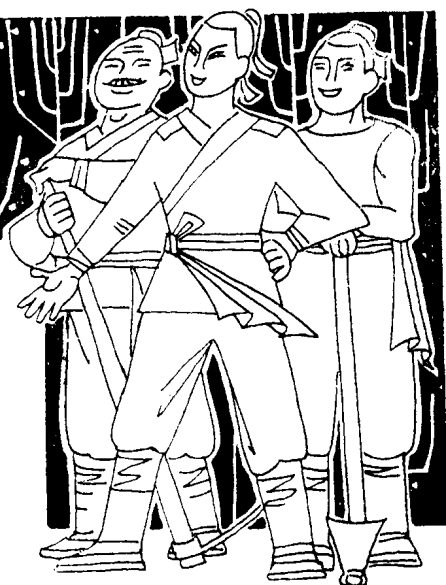
杜老公

长江文艺出版社

1277.3/93

杜老幺

长江民间文学丛书



湖北民间文艺研究会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890898

长江民间文学丛书

杜 老 幺

湖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 插页 190,000 字

1982 年 12 月第 1 版 198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500

统一书号：10107·271 定价：0.77 元

我和民间文学

(代序)

我不懂民间文学，但我是民间文学的一个积极爱好者。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半吊子的作者，大半要归功于民间文学对我的影响。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吮吸它那甜甜的乳汁了。记得在那静谧的深夜里，妈妈坐在我身边做针线，过一会儿，就轻轻地拍着我，嘴里哼着：“小白菜呀，心里黄呀……”，要么就是“正月里来正月正，扛活的四本去上工……”，她唱得多么好听呀，听着听着，我就甜蜜蜜地睡着了。

稍为长大一点了，我喜欢听大人们讲故事。夏天跟大人们一块锄地，锄过一遭回来，便坐下来讲开了。什么“老鼠娶媳妇”呀，“狐老仙嫁闺女”呀，那故事可多啦。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义和拳”的故事。冬天，人们凑到庙台上晒暖儿，老年人一边抽着旱烟，一边讲起“义和拳”的故事，简直把我都听迷了。至今，那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成为我在文学创作中的很好的借鉴。

后来，参加工作了，我才懂得，原来那些东西就是民间文学，并且开始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记得在参加土改的时候，我就搜集了大量的民歌，一九五一年我在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小的诗歌集《翻身乐》，大半都是在

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

一九五三年冬天，我到崇阳县搞统购统销，在山里住了两个月，这时我才发现，在我们湖北这个地方，民间文学的蕴藏是多么丰富！在我住的那个塆子里，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六十多岁了，他一肚子都是歌。夜晚开完了会，我们便围坐在火塘边，听老人念民歌，他一口气能念上几千句，一直念到鸡子叫。渴了，喝一碗炊壶里翻滚的开水，饿了，吃一块火灰里埋的红薯，然后再接着念。民间长篇叙事诗《双合莲》，就是那时候记录下来的。说来也怪，崇阳话本来是最难懂的，但他念起民歌来，我却能听到个八九不离十儿。

说到这里，我得要总结点经验教训。那时候，我对民间文学实在无知，根本不懂得它有些什么特点，它产生的背景，以及它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在整理的时候，竟然自以为很高明，随心所欲地加以删改，还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虽然出版时又作了一些订正，现在看来还是有些不应该删掉的被删掉了，有些地方改得也不尽妥善。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初搞民间文学的同志记取的。

如果说，长期以来，文艺界受“左”的影响最深的话，那么，我觉得，在文艺领域里，民间文学受害尤甚。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省的民间文学才出现了新的生机。几年来，民研分会的同志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各地涌现出一大批民间文学的积极分子，搜集整理了数百万字的民间文学作品，这套长江民间文学丛书，就是从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中选出来的，做为省民研分会恢复以来向党和全省人民的汇报。

当《长江民间文学丛书》即将同广大读者见面的时候，编辑同志要我作序。前面说过，我虽然爱好民间文学，但对它缺乏深入的研究，谈不出多少道理，但我热切地希望我们的党和政府以及各方面的同志，都来关心它，浇灌它，使民间文学这朵花，在文艺园地里更好地开放。

吕庆庚

一九八二年四月

52/15

目 录

我和民间文学(代序)	1
杜老么的故事	1
卢四运的故事	60
何三麻子的故事	93
徐苟三的故事	111
魏国贞的故事	127
文三猴子的故事	140
肖光际的故事	149
淳痢痢的故事	165
邓仕堂的传说	178
费散人的故事	184
苏高德的故事	189
谢安三的故事	193
明聪的故事	198
吉二爹的故事	205
陈细怪的故事	212
张世谋的故事	217
刘文相的故事	221
赵老二的故事	225
盛老九的故事	232

罗兰娇的故事	237
谭振兆的故事	241
金不换的故事	246
焦四良的故事	249
于而温的故事	253
高陵的故事	256
徐家三爹的故事	260
毛篾匠的故事	263
黄天育的故事	265
陈二郎的故事	270
漫谈湖北民间机智人物故事	272

杜老么的故事

两 个 字

早年，有个赵员外的大娘子，为人刻薄歹毒，天天都在盘算怎样才能多榨一点长工的血汗。长工们累得脸窝进去了，背拱起来了，手茧越来越厚，肚皮越来越薄，背地里都骂那大娘子叫“母蚂蟥”。

这天是腊月二十四，穷哥们去找母蚂蟥结算一年的工钱。母蚂蟥“嘿嘿”几声干笑：“难为你们又帮了我一年呢。嗯，工钱嘛，好说呢，嘿嘿。”

穷哥们说：“你给呀。”

母蚂蟥说“着个什么急呀？老话说，来得好不如去得好呢。看着就要过年了，说几句笑话，图个吉利再走嘛。”

穷哥们说：“谁有心思说笑话呀？”

母蚂蟥摇了摇头：“这就说差了啰。在我家帮工，不光要手脚勤快，还要嘴巴子利索。你们呀，一个人只准说两个字：头一个字，要撩得我笑，后一个字，要撩得我骂。说得到的就开工钱；说不出的，嘿嘿，就莫怪我啰！”

穷哥们急了，这不是刁难人吗！

第一个穷哥抓头挠耳想了半天，想不出来。母蚂蟥干笑着说：“嘿嘿，你一边去吧。”

穷哥们一个一个地想，都是在头一个字上就犯了难，没法子，被母蚂蟥一连赶走了八个。

轮到最后一个长工杜老么，母蚂蟥望着他得意地说：“杜老么！就看你的能耐啰！前后总共两个字哟！你要是说得到呢，嘿嘿，我把工钱开给你，要是说不到呢，哼！”

杜老么心想：我说得到，才给我一个人的工钱，那八个弟兄还不是给你母蚂蟥白干了一年吗？不行！就说：“若说得到呢，你得把九人的工钱都给开出来！”

母蚂蟥皱了皱眉头。她恼呀！可又想，你杜老么口气好大呀，还不是图嘴巴快活，卖乖讨人喜欢嘛，量你说不到。她干笑说：“好嘛，都给开——啰，银钱就在桌上放着。”

杜老么眨了眨眼睛，问：“这话当真？”

母蚂蟥：“我什么时候赖过账呀？”

杜老么看见几条狗在堂屋里追进赶出，闹个不停，就有主意了。他对母蚂蟥说：“那我就想的呢。”

母蚂蟥：“快点想呀！我可没工夫看木脑壳！”

这时候，一条大黑狗叼块骨头，突然从门边窜了进来，差点把母蚂蟥撞倒了。母蚂蟥吓了一跳，骂着：“讨死呵？畜牲！”

杜老么却对着大黑狗，喊一声：“爹！”

母蚂蟥听见一声“爹”，先是一楞，跟着就忍不住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畜牲叫它爹呀？只怕你是急黄浑了哟！哈哈哈哈！”

杜老么忍住火，又学着狗子的腔调对着母蚂蟥恭恭敬敬叫一声：“妈。”

母蚂蟥又一楞，就醒悟过来，破口大骂：“好大胆的杜老么！你是编着法子在骂我呵？我是母狗？呵？”

趁母蚂蟥乱骂的当口，杜老么早拿了银子，与八个穷哥们分工钱去啦！

顺藤牵宝

杜老么这一年在柳员外家里帮工。

端午节那天下午歇晌的时候，杜老么转到了母蚂蟥的地界。他一看，奇怪呀，怎么这里的哥们没有回家呀？都累得满头大汗，在苞谷地里薅草呢！

穷哥们说：“母蚂蟥刁得很啦！端午节她也不叫歇呀！”

杜老么问：“歇了又怎么样呢？”

一个穷哥为难地说：“母蚂蟥说了：谁要是回去了，再就不要来啦！”

杜老么说：“有法子呢。大家一起回家，都不来了，母蚂蟥就着急啦！她满地庄稼活就没法整治啦！她上哪儿找工去？眼下哪儿也没有现成的八个壮汉闲着等她呀！”

穷哥们都说：“对呀！就这样办吧。”

杜老么望了望天上，说：“哥们回去了再来，母蚂蟥接收是不屑说的，她怕大家一起在半路里搁挑子嘛。可是呢，这时候隔太阳落土不远啦！哥们回家去，不等筋骨舒散呢，明日早上又得来啦！”

穷哥们说：“可不是嘛！母蚂蟥还要克扣一天的工钱呢！”

杜老么说：“编个法儿，叫母蚂蟥让哥们歇几天吧？”

穷哥们说：“好呀！你出个主意吧！”

杜老么叫哥们想法，赶急去借一两一钱银子来……

太阳快落土的时候，母蚂蟥来啦！

母蚂蟥每天鬼头鬼脑到地里来两三回，时间早晚不定，

为的是看帮工的是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跟她拚命卖力呢。这时候，她两眼梭梭地一看，不对呀，薅草的人都到哪儿去啦？她生气了，一双小脚连拐直拐，走近一看，呵！东一个，西一个，都躺在树下睡觉呢！

母蚂蟥骂起来了：“好呵！睡起大觉来了！老娘实心实意待你们，你们竟敢给老娘这样的报应呵？起来！都起来！”

穷哥们说：“谁在睡觉呵？有要紧的事嘛！你来听听，土地老爷在跟财神老爷对话呢！”

母蚂蟥更气了：“想哄骗老娘呵？哼！土地老爷在土地庙，财神老爷在我屋里供着呢！他们会钻到地底下对话吗？”

穷哥们说：“你来听嘛！”

母蚂蟥说：“呸！你们听见说什么啦？”

穷哥们说：“刚刚听见说话，就遭你骂起来了！除了杜老么，谁听清楚啦？”

母蚂蟥一惊：“杜老么又来啦？他听清楚啦？这不是白日见鬼吗？他在哪儿呀？”

穷哥们指着一块苞谷田：“他在那儿。”

母蚂蟥一看，果然，杜老么侧着身子躺在苞谷地里呢。她问：“他听见什么啦？是说我的坏话吧？”

穷哥们说：“哪儿话呀！他听说地下有财喜呢！”

母蚂蟥眼珠子溜溜转着圈：“什么？”

穷哥们说：“杜老么听见财神老爷告诉土地老爷，这地下有财喜呢！”

母蚂蟥急了：“这是老娘的地嘛！地下有财喜，财喜是老娘的嘛！你们怎么不把杜老么赶走呵？”

穷哥们说：“他不让我们过去呀！”

母蚂蟥说：“嗯？这还有王法没有呵？！”

母蚂蟥调头就走，一双小脚连拐直拐，拐到杜老么身边：“杜老么！”

杜老么耳朵贴着地面，用一只手朝母蚂蟥摆着：“莫要做声！莫要做声呀！”

母蚂蟥越发急了，吼说：“你跟老娘站起来！”

杜老么叫一声：“糟糕！”他跳起身来，“唉呀，你这一声吼，让两个老爷受惊啦！他们的话还才说了一半呢！唉呀！”

母蚂蟥将信将疑：“你究竟听到些什么呀？”

杜老么说：“财神老爷告诉土地老爷，说哪块地底下有财喜呀！”

母蚂蟥：“在哪块地底下呀？你要说个清楚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总有个头尾呀！”

杜老么叹了一口气：“唉，我本不想告诉外人，可是地是你的呀！唉！”

母蚂蟥：“急死人了！你快讲嘛！”

杜老么：“你不答应把财喜分一点我，我才不得讲呢。”

母蚂蟥：“撞到鬼哟！老娘的财喜分得你呀？”

杜老么：“那我就走了呢！”

母蚂蟥急得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哎哎，走不得呢！杜老么哎，走不得呢！你只要跟我说明白了，我还不多少给你分一点啦？”

杜老么这才站住：“我晓得大娘子是个好人嘛！”

母蚂蟥满脸堆笑：“你讲哎，你听见啥啦？”

杜老么：“财神老爷说：‘土地呀！我把金库银库都搬到你这儿来啦！’土地老爷说：‘财神哪，只要你放得下心，就放这

儿嘛。’”

母蚂蟥喜出望外：“这才是人要发财，财神土地都帮忙呢！金库银库都搬到我的地里来啦！哎，杜老么哎，你往下讲呀！”

杜老么：“财神老爷说：‘离地一寸深，我放一个铜钱。’”

母蚂蟥象从九霄云跌进万丈深坑：“就一个铜钱啦？”

杜老么说：“唉，你别慌呀！财神老爷说：‘离地一尺深，我放一钱银子。’”

母蚂蟥听出味来了：“离地一丈深呢？”

杜老么埋怨说：“你怎么光打岔呀？财神老爷说：‘离地一丈深，我放一两银子。离地十丈深，就十乘十，放一百两金子……’”

母蚂蟥眉开眼笑：“一百两金子呀？”

杜老么说：“财神老爷说：‘离地一百丈深，我就一百乘一百，放一万两金子……’”

母蚂蟥双手合拢，朝天就作揖：“我的天啦！你总算长了眼睛哟！哎，杜老么哎，你再往下说呀！一千丈深呢？”

杜老么说：“财神老爷说：‘离地一千丈深，我就放我的……’”他不说了。

母蚂蟥又急了：“财神老爷说他放的啥呀？八成是放他的金库银库哟！唉呀，杜老么！你怎么不说话啦？”

杜老么说：“我只听到这儿，就被你一声吼给打断啦！”

母蚂蟥眼睛里泪水直滚：“天哪！我哪里晓得是这种好事哟！杜老么呵，你千万积个德呀！你跟我再帮忙听一听吧？呵？可怜那两个活佛老爷呀……一千丈深都没说完……一万丈深连讲……连讲都没有讲到呵……”

杜老么叹了口气：“唉，没法子啦，两个老爷都受了惊

啦，再不会朝下讲啦！”

母蚂蟥一边揩眼泪，一边问：“那，那，东西藏在哪块地府下，你该没有忘记吧？”

杜老么说：“我再糊涂嘛，地方总记得呀！”

母蚂蟥忙问道：“在哪块地里呀？”

杜老么说：“就在我躺的地方呢。”

母蚂蟥眼睛笑眯了：“就在这儿呀？哼！那两个老猴头不朝下讲老娘也不怕，老娘叫人就在这儿朝下挖！”

杜老么摇摇头说：“使不得呢！”

母蚂蟥不高兴：“怎么又使不得呢？”

杜老么说“土地老爷还有话呢！”

母蚂蟥：“我说呢，怎么光财神老爷讲话，土地老爷就忘了接茬呀！土地老爷说的啥呢？”

杜老么说“土地老爷先不是说：‘财神哪，只要你放得下心，就放这儿’吗？”

母蚂蟥说：“是呀！”

“土地老爷又问：‘财神哪，若有贪财之人来偷这金银财宝，我可担当不起呀。’”

母蚂蟥一愣：“嗯？”

“财神老爷说：‘不要紧的。我们两个说的话，只有不贪财的才听得见，贪财之人是听不见的。不贪财的人来挖嘛，就不叫偷了，叫取。’”

母蚂蟥：“本来就叫取嘛，怎么能叫偷呢？”

“土地老爷这才说：‘财神哪，你就挨寸、挨尺、挨丈地往下放吧，我都用藤子串起。’”

母蚂蟥问：“为啥要用藤子串起呢？”

“是呀，我也弄不明白，为啥呢？财神老爷也没弄懂意思，问土地老爷，土地老爷说：‘哪个不贪财的，有运气听见我们说的话，他来取的时候，就叫他一个人得，免得外人插手，争争吵吵，吵得我睡不安神呀。这叫做顺藤牵宝。’”

母蚂蟥烦了：“闹了半天，都归你呀？”

杜老么说：“哪儿话呢？这是你的地嘛，我敢挖吗？我只要你分一点就行了嘛。”

母蚂蟥说：“这嘛，还差不多哟。你究竟要多少呢？”

杜老么说：“你也是个不贪财的人嘛，随你给呀。”

母蚂蟥咯咯咯咯笑出了声：“你真是好人呢！而今难得找到一个不爱钱的人呢！这样吧，银子、铜钱都归你，我只要金子吧。”

杜老么眉头一皱：“我没听错呀？你只给我一两一钱银子、一个铜钱呀？那一万一百两金子，都归你？”

母蚂蟥眼睛一翻，鼓的有鸭蛋大：“你愿要就要，不愿要就拉倒！老娘一个铜子儿也不给！”

杜老么说：“我只是问问呢。你的恩典，我还能嫌少吗？”

母蚂蟥说：“别啰嗦了！老娘看看你挖！哼，只准挖一丈深！多挖一寸，老娘就拉你见官去！”

杜老么不做声了，走去找哥们借来一把锄头，就挖了起来。母蚂蟥鼓着眼睛守在旁边看着。只见杜老么轻轻一铲地皮，“咣！”下面清脆一声响，果然有一个铜钱。铜钱被埋在地下的一根藤子串着。杜老么摘下铜钱，揣在怀里，又顺藤子往下挖，挖了一尺深，又挖出被藤子串着的一钱银子。母蚂蟥看呆了。杜老么顺藤子挖到一丈深时，一两白花花的银子又被挖了出来，那藤子还是被土埋着，深不见底。杜老么

扬起锄头，还要朝下挖，母蚂蟥骂起来了：

“你还知足呵？快点滚出来！”

杜老么刚刚上到地面，远处的穷哥们就喊起来了：“喂！真的有财喜吗？”

杜老么把银子晃了两晃：“真有呵！”

穷哥们象一满锅开水，到处滚泡泡：“白花花的银子呵？”
“财神老爷的宝贝，见者有份哪！”“多不多呵？”

杜老么答道：“那还消说吗？……”

母蚂蟥急了：“不准照实说！”

杜老么：“唉呀，都是一班哥们嘛，叫我怎么说呢？”

母蚂蟥说：“我替你说！”她朝远处喊道：“就这么一点呢！他都挖出来啦！”

杜老么埋怨母蚂蟥：“你怎么能这么讲呢？”

母蚂蟥：“你懂个屁！你没见他们都想插手吗？”

远处的穷哥们朝母蚂蟥喊着：“你说的我们不信！财神老爷只有这么一点银子呀？我们来帮忙挖吧！”“走！”

母蚂蟥一见帮工的都朝这儿奔来了，她吼了起来：“去去去！这儿没你们的事！老娘说挖完了，就是挖完了！”

母蚂蟥肚里划算什么呀？她不光是贪呢，她还刁呀！她怕外人插手，人多手杂，一不留神把藤子挖断了，那还上哪儿牵宝去呢？再说，晓得的人一多，张扬出去，一传十，十传百，强盗抢犯都来这儿偷宝，那就麻烦了，她不能日日夜夜在这儿守着呀！

母蚂蟥对杜老么也放心不下：“杜老么，你手里捧的什么呀？”

杜老么说：“你分给我的银子铜钱呀。我还要多谢你呢。”